



人文
总第5361期
投稿邮箱 essay@cmb.com.cn

花蜡纸

郑陆

我们慈溪管年画、风景画、摄影年画、戏剧年画、中堂画、条屏、沙发画、年历画等，都叫“花蜡纸”，因为画纸色彩斑斓又大都是上了蜡光的。多年前，每逢节日或集市，街头巷尾、卖花蜡纸的摊位并排挨着，又以新华书店里品种最多。新华书店是浒山街里屈指可数的“高楼大厦”之一，底楼大厅除了大门，四围墙壁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花蜡纸，每张画右下角有个圆形红色数字号码，顾客选中了那张画，指给营业员看，营业员就到柜子里按照号码取画，等你到收银处付款回来，营业员已经把画卷起来，当中裹张纸用麻线系住，防备手汗弄脏画纸。有时英雄所见略同，大家都看中某一张，柜子里断货了，营业员只好登上梯子爬上去取画，于是花花绿绿的墙壁上有了一块一块白壁。

大凡乔迁新居，或者房子经过修缮，便要买几张花蜡纸装饰一下，使居室有一副新面孔，给人以换了一个环境的感觉。我家的房子低矮破旧，每根柱子椽子都被烟熏得墨墨黑，墙壁剥落开裂，于是讨来了旧报纸糊壁，上面再贴花蜡纸，黑洞洞的房间便亮丽了许多。在花蜡纸的下面放张桌，吃饭、做作业时，抬头常能看到鲜明的画面，我后来读中学时能画画黑板报的刊头，大概是常看花蜡纸上的图画“目染”的缘故吧。

快过年时家里头一定要大扫除一番，掸掸灰尘，以前糊的花蜡纸和报纸有的受潮发霉，上了烟尘黯淡变黄，观赏了一年视觉也疲劳了，而且新年到了总有新的祈盼，于是换上几张新的花蜡纸。小孩子积极性高涨，自告奋勇爬上爬下，用浆糊贴，用图钉钉，把花蜡纸一张一张按上。我站在桌椅上先摆位置，大人立在下边看着，“高点高点……右边歪了，稍微上点……”画的高低要适中，画面要水平，贴歪了要歪一年，一定得一丝不苟。

贴花蜡纸有许多考虑。一般年画是对开的，但大厅、堂前正中间挂的中堂画，尺寸特别大，两边还配有对联，考究的两个对子有轴垂着免得被风吹动。许多中堂挂寿星、福星图，老寿星，高高的前额，银白的长眉和胡须，拄着一根龙头拐杖，拐杖上挂着一个葫芦，身后或是一棵青松，树下一只梅花鹿，鹿茸对称又开着，寿星身前仙鹤单腿站着，另一条腿提起作欲行走状。有的寿星还手捧一颗寿桃，也有加一两个仙童或托仙桃或持玉如意的。福星、禄星大都穿着官袍，面相也不尽相同，只有寿星的样子似乎全国统一的。中堂也贴老虎，上山虎对月长啸，下山虎尾巴高高翘起，也有对联曰“勇冠百兽雄风镇五岳，威扬四海正气贯神州”。虎谐音“富”，寄托着富裕起来的愿望。

卧室里，年轻夫妇常挂仕女画，《凤求凰》、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、《西厢记》；年纪大一点的，挂八仙《各显神通》、《哪吒闹海》、群童嬉戏的《连年有余》等，取其热闹。

正屋和吃饭间两边墙上的花蜡纸内容比较丰富活泼。本地人喜爱的经典戏剧画，一种如连环画一般有画面和文字说明，对开一张画上有八幅或十幅如现在七寸照片大小的画面，两张或四张就是一部戏的梗概。我家分居两地，我和母亲在乡下，不是“双职工”，亲戚中也免不了世态炎凉。母亲买了《珍珠塔》即“小方清见姑娘”的戏文年画，给我们说戏文，说要人穷志不短才能“出山”成大器。“文革”几年，贴的都是样板戏剧照年画。后来，流行的电影剧照也印成了年画。有时大人也依从男孩子，贴些《梁山五虎将》、《八柄锤大闹朱仙镇》、《悟空大战二郎神》等花蜡纸，表示未来的男子汉尚武精神。

新春了，向亲朋长辈拜年，坐下来便是闲嚼冻米糖磕瓜子，一边看年画，类似于现在看电视。一家一家的拜年拜过去，一家一年的年画花蜡纸都要看遍了。

现今呢，房子越来越大，装潢也越来越考究，三夹板包墙壁，花岗岩贴墙壁，可是曾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情趣的那道花蜡纸风景线却消失了。

元宵佳节由来久

金锡逊

春节过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是元宵节。元宵的三大盛事是观灯会、吃汤圆、猜灯谜。唐人徐坚《初学记》已经提到“今人正月望月，夜游观灯，是其遗事”，可见由来已久。

唐代在正月十五前两夜，开始燃灯。北宋灯期增至六天。明代增至十天。这期间，神州大地，华灯齐放，光彩夺目，彻夜不灭，真可谓“火树银花满街舞，箫鼓喧阗到天明”。明人刘侗描写道：“丝竹肉声，不辨拍煞。光影五色，照人无妍媸，烟骨尖笼，月不得明，露不得下。”灯光和喧闹声直冲云霄，连露水都降不下来了，月光都被掩盖了。

此等盛事，在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，除了历代的众多诗歌，古典小说中也少不了写到元宵节，如《水浒》“宋江夜看小鳌山”一章，就写到清风镇上看灯，“只见家家门前搭起灯棚，悬挂花灯：灯上画着许多故事，也有剪影飞白牡丹花灯并芙蓉、荷花异样灯火”。又如《红楼梦》“荣国府元宵开夜宴”写道：“两边大梁上挂着联三聚五玻璃彩穗灯，每席前竖着倒垂荷叶一柄，柄上有彩烛插着。这荷叶乃是洋氍毹琅活信，可以扭转向外，将灯影逼住，照着看戏，分外真切。窗棂门户，一齐摘下，全挂彩穗各种宫灯。廊檐内外及两边游廊罩棚，将羊角、玻璃、戳纱、料丝、或绣、或画、或绢、或纸诸灯挂满。”

嫁妆中的木器

陈惠琴

以前村中嫁女，除衣物箱被等妆奁外，还有十多样木器也是娘家必备之物，这就是面盆、脚桶、回汤桶、马桶、马桶箱、坐桶，碗桶、茶桶、茶盘，提桶、树饭盂，果桶、揉面桶等。这些都得由小木师傅来做，且求做工考究，精工细作者为上。这些木器过去在居家中日用频率较高，是演奏生活交响曲的一个个欢活音符。

面盆：又称树面盆，以与搪瓷的相区别。我们小时候总用一只暗红泛白的旧木盆洗脸，母亲说这是外婆给她的嫁妆，并一再叮嘱“放轻点，别碰裂了”。后来用着用着，铅丝箍断了，就真的散板了。

脚桶和回汤桶：脚桶分大中小几种，大的洗澡或洗被头用，中的洗衣物用，小的洗脚用，各司其职但又互相通用。回汤桶又称扁掣桶，提环有固定的，扁宽的掣柄转角处还雕有镂空花；也有活动的，是双环，可向两边摇倒。在房内洗完澡，大脚桶太重端出去不方便，就把洗澡水兑入扁掣桶内，再拎出去倒掉，故称“回汤”。

马桶：又称“半夜三更要紧桶”，放入马桶箱中，置于床边，跳落眠床就可摸黑进行。马桶一般分大小两种。大马桶多涂黑漆，有农用粪桶般大小。小马桶多用红色荸荠漆，有铁环或铜环可提拎，轻便实用。也有一种小小马桶，状如小马桶，只有痰盂般大小，有的人家给孩子用，不过这种较少见。

坐桶：是女人过去在家生孩子用的。坐桶分上下两层，底座是一个圆形的桶，上托一只圆底椭圆形木盆。以前我家有一套朱红的坐桶，推来塞去放在角落里，这就是我的诞生窠。

碗桶：上下直笼统，上沿有一对木耳可端。收藏碗

用，一套碗龙盘其内，看去很有韵趣。碗桶有盖，盖面有的还用黑漆画着荷花菊花等图案。

茶桶：这是古老的暖水壶，做得有棱有角玲珑别致，上口两端有翘耳。黑漆银花，表层四面各画松竹梅兰等，看去很雅。内有红绫棉垫，可放入一把配套的锡壶，其内充满开水，合上壶盖桶盖，榱上一条龙形弓背，其两头刚好插入桶两端的耳孔中再撤下活插销，十分巧妙紧密。弓背即手柄，可提拎。倒水不用揭盖，壶嘴自桶上沿的一个小孔中探出，桶只须一倾侧，水就能泻入杯中，然后再套上壶嘴盖不使气冒。此水可保暖一昼或一夜。我家的那只茶桶，因为搬家被我视为累赘，卖给收旧家具的人了。

茶盘：盘内平时扣着一套水杯，客来托茶用。农村中茶盘则在女人做产时用得最多，月婆婆把茶饭点心端给产妇时，总用茶盘托来送去的。而产妇被禀上就餐，茶盘即餐桌餐垫，用以承接餐具及食物残渣等。

提桶和树饭盂：提桶又称田桶，去农田劳动时带中饭用，有大中小几号，上面一环玲珑如仙女的飘带，可拎提吊悬，整个桶形婀娜若舞。野外若有树，农人就把提桶挂在树上，以防蚂蚁侵入。树饭盂也盛饭用，无环。

果桶和揉面桶：果桶一般一套三到七只，大的如小箩，小的如锡盂，可放五谷杂粮干果等，从大到小依次叠在房内一角，像一串冰糖葫芦，又像一幢多宝塔。母亲曾为我置办两只一样大小的小果桶，寓成双捉对之意。揉面桶是做点心时搓面揉粉用，节日用得最多，过年时也用之盛整刀的熟猪肉、整只的熟鸡鸭等。

嫁妆都是父母为女儿精心置办的。嫁妆中的这些木器，无不凝聚着父母的深深爱厚厚恩切切情真真意。



63

《边疆新苗》的作者说：“我真不清楚那个戏的后果那么严重。但我确实很不满意自己。”

他认错的态度很诚恳，我立即联想到那个曾远风，产生了对比。

这件事之后，这个剧作者和我、胡伟民的关系越来越近。他后来请求我为他的新作集写序言，我写了。他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说我的著作是“神品”，这听起来有点不是味道，但我也没有阻止。因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又在发动“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”之类的运动，极左势力再度抬头，我几次看他，也在反对极左势力，我就把他当作了大方向上的朋友，顾不得用词不当的小节了。后来，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，我还推荐他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。

有一次，胡伟民骑着“老坦克”到我家来，在我家吃饭。他边吃边对我说：“我们的那位朋友，最近有点让人看不懂了。我在广州偶尔看到他发表的几篇文章，从口气看，要把自己打扮成持不同政见者了。但他能有什么政见？我们还不知道？”

我说：“他啊，只不过是哗众取宠。去过几次香港，又去了一次美国，觉得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在那里很吃香，就学着扮演。”

胡伟民说：“我看他是挂羊头卖狗肉，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些真的持不同政见者打一顿！”

我一听就笑了：“到时候我们还要再救他一次。他呀，就是喜欢在生活中演戏，职业病。”

事情的发展，远比我们的谈笑严重。

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，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，胡伟民敲门进来了。他坐在我对面，一支支地抽着烟，不断地摇头叹气。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，受到文化部的审查，揭发的是新问题，我跟不上形势，又不想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，因此麻烦不小。但审查者却很同情我，只想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。胡伟民看着我，说：“大家都不好受，朋友间你担子最重，管着这么一个学院，带着这么一批学生，千万要保重！”

“那个人被我开除了！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。

“谁？”我问。

“还有谁？写《边疆新苗》的那个人，开除出朋友圈！”他说。

我一听就明白了。前两天那人在报纸上代表剧团发表了一个声明，正好与我们前几天在一起时的态度彻底相反。

“你去找他了？”我问。

“我当面对他说，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，而是你

的投机。一个搞艺术的人，怎么可以没有人格！”胡伟民边说边站起身来，说：“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，气得我浑身颤抖，胸口发闷！”

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，像是要走。

我问：“你现在去哪里？”

他说：“半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，昨天晚上又这么一吵，伤了元气，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。你要保重！”

我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，看他下楼梯。然后，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，看他翻身骑上“老坦克”。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，扭身抬头看我的窗，腾出左手向我挥了挥。左手上，还是夹着香烟。

华山医院就在学院东边不远。他把“老坦克”搁在医院门边的砖墙前，锁上，就进了医院。

很长时间过去了，昏黄的路灯照着这辆脚踏车。它的主人，再也没有出来。

深夜的街道上，没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义：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时代，而这个时代刚刚结束。

就在这时，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。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，我拿起话筒就叫“伟民”。

不是他，但有关他。

两天后，我在追思会上说：“一个人的去世，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行业的关系。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与上海戏剧界交往，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。”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